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三桓公亦惠公子隱公弟也惠公嘗立之為太子史記名允一作軌與世本同母亦曰仲子以桓王九年即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補曰舊本正月二字退在下經公字上以王字斷句此以傳合經者之誤今移而改正之或幷欲移公即位於此則非全傳附經之例凡經一事有數句者皆以傳文隨句散附與公羊附經之例一事為一傳者不同嚴可均辨之甚明故今亦仍舊例桓無王補曰謂文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王若桓初立便以見治故詳其即位之始以明王者之義其曰無王何也補曰據周實有王桓弟弒兄補曰音義曰弟下殺本亦作弒下及下注同案今皆作弒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補曰定正也安也若宣王殺伯御更立孝公是救止也謂討賊以止亂百姓蓋自民之通稱去除也諸大夫國人共除賊也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補曰以為無王之道遂至

於此故文無王也必於餘年去王而後足見此年之特書王故傳欲申謹始之義而先釋無王之文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補曰治討也此申足上謹始義也謹始即以治桓隱之書正曰謹始也又曰所以正隱也桓之書王曰謹始也又曰所以治桓也又文意一例以明二字為兩篇大要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王之道遂可以至此孔子所以懼也稱王治之以大彰天下有王之義此所以為天子之事而亂臣賊子懼也內之變甚於外桓之罪重於宣故於桓特文以著義明其餘皆從同矣傳與孟子合是聖門所傳如此春秋經世議而不辯此其大者疏曰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為不書月不得書王桓初即位若已見王治故書王以示義二年書王痛與夷之卒正宋督之弒宜加誅也王十年有王正曹伯之卒使世子來朝王法所宜治也十八年有王取終始治桓也○春秋撥亂反正以當王法故隱之始有正桓之始有王冠兩篇而冒全書者也公羊但知隱十年無正而不能言其義孟子於桓篇之義則深有合焉世衰道微但據春秋之初以無王之

道始於桓也春秋成而亂賊懼懼王治之也春秋天子之事則以王之冒全書者言也知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堯舜之知君子是也罪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其詞則闕有罪文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是也

公即位杜預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斷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即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補曰何休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文烝案左傳曰晉悼公即位于朝○撰異曰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段玉裁曰古文經者左氏古經也

繼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弒也補曰弒者故之實非故之訓

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哀痛之至故不忍行即位之禮補曰雖實即位而不言即位明其有不忍心于弟同義故兼言之亦以容桓

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

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其與弒也此明統例耳與弒尙然況親弒者補曰疏曰桓是親弒之主而傳論與弒之事故知傳意本明統例耳文烝案注疏非傳意弒逆之事非一人所能獨爲與弒即是親弒故於桓曰與閔乎弒翬曰與于弒公宣曰與閔乎故許止曰與夫弒者衛獻曰知弒皆同解也前見故後言即位皆爲與弒之辭夫先君不正終而繼之者安然即位無不忍心習其讀而深思之知其必與乎弒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衛地也傳例曰往月危往也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補曰何休曰桓弒賢君篡慈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文烝案桓公十餘會無不有月知舊史月日之文最爲詳備而君子有所去取明矣崔子方謂春秋之例以日月爲本此言深有見劉敞乃謂穀梁穿於日月何哉近儒或引王充論衡謂穀梁公羊日月之例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雖俗儒見以爲怪異曲折斯其爲聖人之經也漢諸儒無敢議日月例者獨王充妄言之彼無師法豈足據依·

今本訛試作盟

會者外爲主焉爾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直會異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補曰以者重辭當從僖二十一年之例玉圜肉倍好曰璧圜判上方下曰圭以假借也依說文當作叚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曰鄭以邴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十二諸侯年表鄭莊公二十九年與魯祊易許田三十三年以璧加魯易許田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實假則不應言以璧補曰假則直假耳言以璧是易也非假也

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補曰假可言易不可言故婉其文而爲諱

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補曰申上意也許翰曰以邴近魯許田近鄭而以相與利則利矣而義不得凡情之所便而亂之所生春秋所謹也

無田則無許可知矣補曰所祿曰田所居曰邑許者邑之名以田繫邑名無田知亦無邑矣諸言田如濟西汶陽自漷水龜陰漷東沂西皆繫山水名不繫邑者有田無邑也其繫邑者則兼有邑叔弓疆鄆田是也公羊以爲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趙匡改之云有邑稱邑

無邑稱田總說近之矣若然言田不必皆兼邑直言邑者卽皆以邑見田故疆鄆田之前直言取鄆是其騷也鄭以祊易許歸祊我人祊直言祊則此亦當直言許傳言無田則無許可知者明許下不須加言田以起下文也魯頌美僖公曰居常與許鄭君謂卽此許毛傳以爲魯西鄙當是魯西近鄭之地而公羊乃謂譱取周田以其近許而繫之許杜預從之夫邑自名許何關許國宜來劉炫之規

不言許不與許也

以璧假許而不繫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諸侯有功則賜田以祿之若可以借人此蓋不欲以賁言補日不與者經不與得假也假許田可言假許不可言故亦婉其文箓左傳楚子重請於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是古者賞田之制以田不以邑之事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祊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幷鄭竟內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也擅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補曰傳釋許連言田者便文也何休曰宿者先誠之辭文烝案泰或作大也諸侯朝王王巡助祭皆周代大

典春秋傳亦有以見之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此與五經異義公羊說及何休注同鄭君據左傳以爲記所言大聘與朝乃晉文襄霸時所制諸侯自相朝聘之法也左傳又有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文又有諸侯五年再相朝之文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侯句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十二歲王巡守殷國虞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撰異曰越公羊本亦作粤及者內爲志焉爾補曰時鄭與魯會垂而去魯復因易田事志在結鄭故又會於越而盟也此與隱盟唐同與盟蜀盟宋盟皐鼬陳袁僑盟皆異盟重發傳者垂越地近時又相接嫌與盟蜀諸文爲類也盟唐盟越皆與上會判爲兩事不復書會而書及則是內爲志蜀宋皐鼬陳袁僑之屬書及者皆與其上會爲一非是罷會歸國復會而盟上書會而下書及自足見爲尊卑內外之常文非是內爲志矣用兵書及如公孫敖救徐亦兼會文亦是也越盟地之名也越衛地也補曰盟地盟所期之地此越亦非國故又辯之傳釋宿越二地文明後文會鄧會鄬盟黃會穀梁臺薛秦之屬皆從此例故不復發傳也杜預以垂爲衛地越爲近垂地名王夫

之謂乖屬宋顧棟高
江永疑越當爲曹地

秋大水禮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例時補曰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董仲舒曰水者陰氣也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情悲發則水出水災歷月而成故例時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補曰明以災書也張尚瑗曰高下言田之高下文烝案左傳魯弔宋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編錄補曰二語公羊同備四時而後謂之年編年而後謂之春秋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郎論語云四時行焉是也洪範九疇五行居始春秋之書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王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悉備焉故上律天時義之所重又案周之正月七月二至月也四月十月二分月也故漢志引劉歆云時以記啟閉月以記分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宋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補曰注

二錫本莊十二年宋萬弒君傳文傳於彼發以明例左傳稱督爲大宰宋六卿無大宰則大宰非卿非命卿郎非命大夫皆爲卑者卑者宜稱人弒君殺大夫非衆辭皆不稱人不可不目言之故從卑者以國氏之例也督本公孫後賜氏爲華若是大夫當書公孫督或追書桓華督矣與夷殤公○撰異曰督本又作督字體之異

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補曰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辭公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可見魯史之舊

及其大夫孔父補曰孔穎達曰其君者督之君其大夫者與夷之大夫

孔父先死補曰說在下

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部曰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補曰凡及皆以尊及卑君臣也夫婦也內外也主客也華夷也一也故特言春秋之義所以廣包諸文在未得傳意

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補曰不立謂事不成公羊曰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是也左傳亦謂先攻殺孔父乃由督黷孔父之妻殺而取之啖助曰大夫妻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文烝以爲左氏好言婦女多采無稽小說爲之故華之傾孔也甚之入向也晉之討同括也晉之取讙闈也各自有其本末而皆爲鄢言褻語所亂此年既弒奪妻事又言因民之不堪命歸罪司馬是其所據之書不一學者詳之

孔父閑也

閑謂扞禦補曰孔父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義形於色也特言此者明兩下相殺不志卽志之不言殺其大夫又或當言遂殺其大夫今以閑故得志又得言其大夫又得蒙弒君文言及不言遂殺也呂大圭曰書及者以其與君存亡汪克寬曰若言遂殺則不見其爲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其說皆是也劉知幾以爲稱及則弒殺不分君臣靡別及宜改爲殺文烝以爲古弒字祇作殺異音同字故其辭得以相統說已具隱四年劉氏妄矣此句與上數句文意不相屬

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

補曰知見也言經以何文見之

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

補曰論君臣并及父子者其事同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鄭

君以爲論語云雙也死者未葬以前也文烝案原仲夷伯皆此例說又見彼**以是知君之纍之也**累謂從也補曰注非也累之正字本作纍省作累戰國策纍累通用玉篇纍字有力僞切一音云延及也又曰累同上廣韻曰累緣坐也緣與延同義王遂楚辭注藟緣也毛詩傳纍婁也緣婁皆延也傳言君之累之者謂皆欲弑君延坐及於孔父以致先死也左傳引書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管子曰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劉績注曰及坐及也上言以尊及卑及者與也此言累之明凡殺大夫言及者又爲延及坐及之及公羊曰及者何累也與傳同也凡殺言及皆爲累而孔父之累則爲先死公子瑕其鄭父慶寅傳皆言累並無先死之事事雖不同其爲延坐一也傳曰罪累上也又曰以累桓也累及許君也衛侯累也皆爲緣坐延及之義正可與此相證而范乃謂累爲從何休說公羊以爲累從君而死齊人語疏又引慶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破弑皆失之矣孔廣森說公羊讀若伏生書甫刑傳大罪勿纍勝於替說又引反離騷之湘纍李奇注謂諸不以罪死曰纍則韋合之說也**孔氏**補曰此合下句字字爲義言以字爲氏也左傳曰孔父嘉嘉名也孔字也父美稱也哭助以爲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說文已言之矣弗父何讓國四世至正考父

宋君未賜氏族五世至孔父君命以其字爲氏故左傳亦曰督攻孔氏也史記敘孔子之先曰孔防叔防叔爲奔魯之始祖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也孔父嘉爲孔氏猶華父督爲華氏

父字謚也

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謚補曰此又合上句孔字爲義父者美稱連孔言皆爲字沒則爲謚故曰字謚也左傳世本宋大夫皆無謚殷禮則然孔父以字稱得爲謚者蓋字以表德沒稱之以易名自周法言之則謂之謚以字氏爲君命則以字謚亦君命矣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與左傳同鄭君曰因且字以爲之謚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鄭君曰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引左傳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與檀弓注相合鄭以彼傳衆仲言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當於謚字斷句而孔穎達哀十六年正義反謂鄭錯讀非也傳言字謚諸證歷歷夫子本宋人哀公用殷禮竊慈衆仲所述末必周制亦據周旣有謚之後而言謚也孔廣森經學厄言說則異矣以爲王褒賦言謚爲淍鬻謚本訓號非始於周特周始以行制謚耳般法生有名死以字爲號諸王以十幹稱者皆其字措之廟立之主配帝言之卽謚也文王之父曰公季亦其比也周既以行制謚宋之君皆得謚於王而賜大夫謚皆以宇自隶殷禮故有正考父孔父好父華父樂父碩父

夷父之等疑他國亦本如是故左傳曰諸侯以字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也魯謚夫子爲尼父一則以夫子本殷人一則尊聖人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謚謚之衛大夫有石駘仲駘字不見謚法蓋東周之初循守禮典當亦以字爲謚者孔說未知是否學者擇焉范注甚不了疏申之尤誤又引舊解云三月既葬之後嗣君謚之使者以葬後始來故得稱謚又云或當孔父以字爲謚得據後言之二說皆況於葬後之制且未思嗣君奠立不應爲先大夫作謚也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孔子舊是宋人孔父之元孫補曰疏曰案世本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是孔子六世祖范云元孫者以元者親之極至來孫昆孫之等亦得通稱之文烝案孝經鄭氏注曰蓋者謙辭謙謂謙愼與疑辭意近上言祖下言故宋謂孔子以故國親宋不忘祖也此或曰與後八年同言經文亦包此義也孔父卽不先君死夫子亦必不稱祖名若盟會聘問之屬可準臨文不諱之例今此最隱痛之事不得斥名後篇四殺大夫皆不名由此處已有諱義也魯史本以孔父先君死稱字君子仍之又寓諱義然則史推一意經兼二旨故傳備言之也○春秋因舊文爲一義出聖筆又爲一

關雎傳事　齊魯附說　如是序混　以業為一　雜後來附　益　詩故述義　點詩作達　詁達解王　應鼐引辭　什例

義相兼乃備嘗讀詩而益信凡詩有兩作者即有兩義可明證者三焉其一左傳富辰論常棣詩旣以爲周公作又言召穆公作召穆公亦云鄭君解之以爲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也其二晉郤至曰世之治也公侯扞城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此兔罝一篇之文而以一章爲治詩三章爲亂詩明是互文錯舉也其三毛詩以關雎爲文王之時后妃之德傳韓詩則以爲康王房后佩玉晏鳴應門失守畢公作諷而觀論語夫子之言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上句謂文王詩下句謂康王詩則亦兩義兼用也劉向說苑稱傳曰詩無通故春秋無通義此類皆是也

滕子來朝

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補曰此等多用杜預義疏曰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今傳無貶爵之文明降爵非春秋之義疏是也滕子薛伯杞伯杞子皆時王所黜曹之爲伯左傳所謂曹爲伯甸而汲冢穆天子傳有曹侯此穆王後黜爵之驗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也**以者內爲志焉爾**補曰疏曰以者內爲志即是以者不以之例文烝案傳稱以者不以者也又稱以重辭也范據

之謂以有二義故疏云爾其實內為志又別為義與莊八年以侯陳人蔡人同例則以有三義也**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欲會者外也欲受賂者公也補曰齊僖為小伯注上句是下句當言欲成亂者公也受賂自作下文與此無涉且三國亦皆行賂矣家錢翁曰賂桓逆鼎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深得聖人之意**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篡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蓋患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尋理非經傳似失之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為敝尊者討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皆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世殘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補曰江熙非也平訓成者字義也成則書成平則

書平者經衛也自杜預始爲平亂之說以改鄭衆服虔成就之訓而江氏因之且議傳失既乖經例又昧傳旨矣范謂極言其惡徐謂指事而書說皆得之案昭二十二年傳曰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宋督弑與夷立馮事已成矣不得言亂今曰亂曰成之是取不成事之辭加之於恒也但文雖有加而意在誅惡乃是極言之無所遺漏所謂誅而不汙非苟爲加文耳論宋事則已成論內惡貫欲成其不成此之謂內爲志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兩如日星者如成宋亂之類直若誅絶自是分明文烝謂此是經特增舊史文徐引哀七年傳字句微異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補曰左傳稱宋以郜大鼎賂公言取者受賂之辭也衛寶諱取此不諱亦所謂無遺

戊申納于大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月之明惡甚也大廟周公廟補曰疏曰此傳亦有弗受之文而引傳例者凡傳言內弗受指說諸侯相入之例今此言不受謂周公也恐其不合故引例以明之文烝案例在僖二十五年傳

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補曰以亂助亂以賂事祖非禮如是書不可遺總解會取二文也

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

補曰其道猶言其義此解納字

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

此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補曰疏曰何休曰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故郜國有之文烝案何說自有據恐未必爾

以是為討之鼎也

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補曰錢儀吉曰討之鼎猶樹弓其不謂之殺屬之師與文烝案經著取之宋之辭者以是為討之鼎故也成亂者其實討亂者其名音義引麋氏云討或作糾

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物從中國謂是大鼎補曰名從主人謂從郜言郜物從中國謂從魯言大鼎左傳稱吳壽夢之鼎莒之二方鼎甲父之鼎正與郜大鼎同孔廣森曰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亦是也文烝案此夫子用舊史文而釋其義公羊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傳聞未審也又曰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則別為一說尤失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

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補曰白虎通曰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

稱侯何休日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撰異日紀左氏作杞

朝時此其月何也 據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稱時補日舊史朝皆具月君子略之

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 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為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補日傳及注討字各本皆誤作討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

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己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為非貪愚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補日疏日桓雖不君臣不得不臣所以極言君父之惡以示來世者桓既罪深責大若以為隱諱便是長無道之君使縱以為暴故春秋極其辭以勸善懲惡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某地補日杜預釋例蔡地也公羊以為鄧國貢服從之杜改之范注某字或作厶後皆同左傳日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我入之也 不稱主名內之卑者補日疏日何嫌非我而發傳者以隱八年云我入邴

此直云入杞故發之文烝案此內稱人之文也陳傅良以為內恆言大夫帥師唯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陳氏又謂於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於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是一國之辭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案陳氏之說亦已巧矣姑記之耳

公及戎盟于唐補曰不日者蓋以桓既姦逆又與戎盟其事可惡故略之歟襄十九年傳曰不日惡盟也

冬公至自唐告廟曰至傳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離不言會故以地致補曰注引例在襄二十九年傳告廟飲酒策勳書勞者至之事也左氏所據史例也喜其反者至之義也經例也注言離不言會故以地致非也離會不致致者皆危之危之故以地致例在定十年傳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甚衆而曰無會蓋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補曰無致會者為其不足言會故曰無會也遠之者言春秋以為遠也唐在竟內非遠以其會戎則亦為遠而可危故遠之以危之常例會夷狄不致就本當致會者言桓則本不當致會故於常例所不

致者特致焉其文則從穀瓦頰谷黃之例其義則獨以危其遠爲義與彼四事又略殊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贏齊地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衛地

胥之爲言猶相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公羊爾雅何休注皆以相爲本訓

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補曰相命卽謹言爾雅曰誥誓謹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戰國策韓非子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此謂約謹其言以相告命而兩國之信已足曉達約故不盟而退經者此不盟之文以是爲近古故也傳多以信爲申古讀信皆作申育此信字則爲人而無信之信注以爲申字非也俞樾曰諭讀爲結公羊正作結爾雅之謹謂約謹約謹卽約結一贊之轉廣雅劼勤也是其例文烝索表記曰信以結之左傳曰言以結之讀謹爲結於義優矣古謂三王時隱八年傳有明文注依周禮及左氏說遠指五帝甚誤左傳直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苟子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江熙曰夫

相與親比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命雖有先倡倡和之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倡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補曰注非也命分之事必有一人爲先而餘人後之先者命之者也後者從命者也令此齊爲先賓是齊侯命衛侯春秋正名以順言不欲以齊命衛故以相言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郕魯地補曰此杜預下六年注其字作成○撰異曰杞公羊作紀郕公羊作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撰異曰辰汲古閣公羊作申誤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朔日食也補曰王引之曰廣韻曰正正當也言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曰貞當也定四年傳曰正是日巽氏求之亦謂當是日既者盡也補曰公羊同何休曰光明滅盡毛詩傳訓既爲盡爲終墨子經曰盡莫不然也說文曰盡器中空也有繼之辭也盡而復生謂之既補曰傳例曰又有繼之辭也既亦爲有繼者盡則復生有既則行又義以相轉而相足此訓詁之理

公子翬如齊逆女翬稱公子者桓不以爲罪人也補曰桓所不罪故從常例而仍史文後不書翬

卒者弒君賊安死鄉位不得書卒例在宣八年傳蓋君子側之也爾雅曰如往也小爾雅曰如適也逆女前不見納幣事者或在即位前或不納幣或納而不使卿正月會嬴左傳以為成昏于齊則知其有異常禮疑其不納幣或不使卿矣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屢綸外之始單是內之初故重發以明外內不異文烝案如者內稱使之文也屢綸逆女以無使道不言使此言如者道女大典不可同於藏孫辰私行之文又不得與祭公劉夏無別故不言逆女于齊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讙魯地月者重錄之補曰注釋稱姜氏義本杜預得之公羊以為父母之辭非也上下經文內女伯姬叔姬等稱字父母之辭凡以別其人也內夫人子氏姜氏等稱氏夫家之辭又各繫於其君不待別之也仲子稱字者既沒無諡辭窮也紀季姜亦外女稱字者與其上文王后互見義一從王朝之辭一從其父母辭也王姬不字者別於內女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禮送女父不下堂

補曰堂廟堂

母不出祭門

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補曰闕門即經書雉門諸侯之

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中門也周禮祭義並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謂中門門內路寢門外之左右鄭君說禮誤也兄弟兼女兄弟言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補曰謹卽慎疊言之耳又慎者誠也靜也齋也

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補曰國語子夏曰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補曰士昏禮記曰庶母及門內施鞶鄭君以鞶爲鞶囊男鞶革女鞶絲范從鄭義與先儒異先儒皆以鞶爲大帶也音義曰般一本作鞶申重也上所論禮皆謂壻親迎父母以女授壻時

送女踰竟非禮也補曰齊僖過寵其女違不下堂之禮左傳例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齊侯送女踰竟遠至于讙嫌會非禮之人當有譏補曰注非也言公既不親逆而此會又似親逆禮所未有問經意無譏否乎

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爲親逆之禮補曰荅上問曰爲禮也猶檀弓云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明

經意無譏也所以然者齊侯既以送女來至讙則公之逆姜氏而因會齊侯可既失於前猶得於後

夫人姜氏至自齊補曰公與夫人同至得禮異於莊故無公至文或從桓無致會例異何休曰不就讙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據都城乃致也孔廣森曰于讙已入國矣見宗廟然後致不言至自讙者從國有行乃以其地致夫人本自齊來與往讙地而還歸者異何休曰月者爲夫人至例危重之

其不言翟之以來何也據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親受之于齊侯也**重在公補曰是公受之非翟以之親受則幾於親逆矣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冕祭服補曰冕者以版爲幹三十升布覆之元表朱裏後高而前低故曰冕冕俛也王制毛詩傳白虎通古冠冕圖並言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其制蓋皆相假禮器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士三旒者天子之上士耳其中下士及列國之士則以爵弁當冕矣爵弁覆版略如冕故士冠禮記郊特牲說文獨斷公羊宣元年注並言夏收殷冔周弁弁者爵弁即冕也爵弁雖與冕類但冕有旒垂前而低周禮疏冕皆以旒數爲別爵弁則無旒而前後平故不得冕名而從銳上合手之稱曰弁又以其如雀頭色曰

脟文以其用韋不用布謂之韋弁陳祥道據周禮言韋弁皮弁以荀子言士韋弁皆別無爵弁書顧命某氏傳釋名又韋言爵韋弁故知韋弁即爵弁也周禮冕服有六大裘而冕袞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也以鄭君注言之九章曰袞謂畫龍也有龍山華蟲火宗彝書以爲績有藻粉米黼黻刺以爲繡荀子稱天子山冕即此服也七章曰鷩謂華蟲也五章曰毳謂宗彝也虎蜼也三章曰希刺而不畫也一章曰元以其衣色言也若言其章則左傳習士會黻冕是也說文解袞衣字云卷龍繡於下裳似畫刺皆在裳其上衣直元而已稱其衣曰元稱其裳曰袞鷩毳希黻但衣之稱上得兼下故詩言袞衣毳衣黻衣荀子言黼衣而實則皆元衣也禮器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此略言之而元衣其所同也上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純衣即元衣也元衣純衣者絲衣也衣之用絲者獨冕服及爵弁服尊祭服也纁裳緇帶韎韐皆士之制據玉藻則大夫以上冕服皆素帶其韠謂之韍諸侯卿大夫皆赤裳赤韍天子朱裳朱韍也冕而親迎謂元冕也士爵弁而親迎說文冕或作絻兒或作弁又作與魯論語子見絻衣裳者見絻者古論語皆作弁文相似制相近明皆貴服矣音義曰迎一本作逆

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

重乎補曰夫子答端木氏與大小戴記對哀公略同引之者明春秋貴親迎之意以明桓公親受較愈於宣成以夫人之文也古人愛厥妃必先敬其主妻者所安之主也以愛言也妻者內主也親之主也以敬言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補曰昏事畢而聘也許翰曰自嬴之會至仲年來聘備紀姜氏如此謹昏義也春秋反復意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誡其中故志文姜悉者閑其亂也錄伯姬詳者矜其飭也顧棟高曰會嬴至聘一年中連書六事皆爲昏文姜盟防至用幣三年中連書十三事皆爲昏哀姜志閑門之禍謹履霜之漸

有年例時補曰凡言年者取禾一熟年之言稔也說文季穀孰也从禾千聲言有亦一有一亾之例周禮以凶歲爲無年

五穀皆熟爲有年也補曰五穀黍稷稻麥菽也周禮逸周書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晉當青兗雖有不宜者非全無也不如其宜者多耳或以麻易稻未是麻與桑爲類合五穀爲七賦也熟成也疏曰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以日月故例時文烝案有年時者十二月納禾稼畢乃書也書金縢言秋大熟未穫謂周十二月以前其下言歲則大熟乃據十二月猶詩言歲其有皆與有年同

意此書有年宜書大有年公羊皆曰以喜書此左氏昭
元年傳所謂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賚之也胡安國本
孫復說謂桓宣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蔽可
知方苞曰書有年皆承歲厥也隱五年螟入年螟桓元
年大水故三年有秋喜而志之宣自即位後蟊蝝水旱
不絕書故十六年大有秋喜而志之莊六年螟七年大
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皆大水而其後不書有年者繼
災之後稍熟不可謂有年久則民氣漸復雖有年不復
書矣○黍稷之說夥矣程瑤田曰今北人呼黍子麇子
黃米黃粱又呼穄米穄子其音如稷者皆即黍也今呼
高粱紅粱穈粱秫秫者即稷也稷米穈所謂疏食者也
今呼穀子小米者則粱也粱即禾禾者粱之專名也文
黍案程氏九穀考世所推重其言黍是也其言稷未盡
是也其言粱及禾非也禾爲黍稷稻既秀之通名說見
莊二十八年今之小米當爲稷說文霰稷雪也釋名霰
星也周禮注肉有如米者似星三文互證皆言細小則
稷爲今小米可知今之高粱當是稷中一種廣雅曰穫
粱木稷也即高粱也高粱高大如木故稱木稷既別之
爲木稷則非稷之正種但王葉稷食菜羨賓即論語疏
食菜羨所稱稷當爲木稷鄭君月令注引舊說稷爲首
種今北人收稷黃米最先高粱亦之小米又亦之播種
則高粱最先小米亦之黃米又亦之是高粱小米並合

首種之名矣若詩三禮左傳所謂粱者說文但云米名知其非穀名楊泉物理論謂黍稷之總名曰粱合稻菽為三穀竊意黍稷之中並有米名粱史記索隱引三蒼曰粱好粟韋昭國語注曰粱食之精者蓋得其實故左傳粱與蠱對猶毛詩穊與蔬對矣楊泉又以為粱稻菽三穀各二十穜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也蒐狩例時而此月者重公失禮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然則言齊人者所以人公則譏已明矣狩得其時故不月補曰凡史書狩皆月也狩與鬼皆書地哀十四年傳云狩地知非以地遠譏何休云禮諸侯田狩不過郊孔穎逵以為大野是傳狩常地皆未可據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

補曰田者四時取獸之總名何休引易曰結繩罔以田魚是也何氏又曰已有三牲必田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

春曰田

取獸於田補曰白虎通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

春歲之本舉本夏曰苗因爲苗除害故曰苗補曰此本
名而言之也杜預左傳注也白虎通曰擇其
未懷任者也鄭君解周禮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
不秀實者云何休解公羊春苗曰苗毛也明當毛取
未懷任者毛即現字擇也公羊夏不田秋曰蒐蒐擇之
而董仲舒繁露何休增入夏獮異其師說舍小取
大補曰此本何休也白虎通曰蒐索肥者也音義曰蒐
廉氏本又作搜周禮左傳爾雅春蒐秋獮圍語云蒐於
農隙獮於既烝古冬曰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
書異說不可強同之無所擇補曰此亦本杜預
也白虎通曰守地而取之也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
月萬物已收故得以畢成言之文烝案春夏秋冬皆用
當代制不從夏時傳明經以非禮書也凡四時之田有
田苗蒐狩猶四時之祭有祠礿嘗烝也失時失正而史
書於策八者一也終春秋不見書田苗祠礿者田苗禮
簡蒐狩禮盛祠礿禮礿嘗烝禮豐非禮之事必於盛且
豐者而取備焉故或非時而時或非時而大蒐或非時
而亟烝無有非時而田苗祠礿者也或値狩時而見胥
於仇讐或遇嘗時而不獲其所可獲無有田苗祠礿而
蹈斯失者也凡狩二蒐五嘗一烝二惟蒐紅別見義若
西狩則非狩矣孔穎達王制正義引鄭君釋廢疾謂穀
染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得見孔

子所藏之讖緯改爲三時田從春秋之制鄭與何休皆信讖緯以爲是孔子之書後漢之妄說之也讖緯即用公羊公羊世遠失實孔廣森以爲諸侯制似取楊疏之義亦無徵也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補曰月在下王制天子諸侯歲三田正義引釋廢疾謂以乾豆等三事爲田非三時田也與禮注異俞樾曰言唯其所先得則自以所得先後爲一二三之次疑下注上殺次殺下殺之說未足據

一爲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補曰何休曰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

二爲賓客次殺射髀骼死差遲補曰何休曰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

三爲充君之庖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補曰何休曰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腸胃污泡充備也案公羊王制毛詩傳皆有此三句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稱字下無秋冬二時當所未詳補曰公羊曰下大夫也孔穎達引周禮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謂未知伯糾是何

宰令據公羊當爲宰夫周禮鄭衆注以詩家伯維宰爲宰夫此宰夫稱宰之證服虔以咺爲宰夫當移以說此渠氏亦是采惠棟引左傳昭二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是也伯糾猶叔服皆字也何休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稱伯者上敬老也老臣不名何以糾爲且字得之以伯爲老稱范用其說實未可據傳例天子之大夫皆不名耳左傳曰父在故名父在之義與老臣之說相反杜預說渠爲氏伯糾爲字爲名孔穎達引鄭箴膏肓云名且字則渠爲名伯糾爲字公羊注繁官氏且字傳寫氏下衍一名字徐彥因謂渠是名要之告非也下無秋七月冬十月者十四年傳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明此亦爲世遠之故仍史之闕以示傳疑傳於彼言之則此可不發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補曰前正與夷後正終生此不正正者以二日爲變文不復須正明實緣也補曰稱春秋以包全經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辟病潛行補曰公羊曰

怴也甲戌之日亾己丑之日死而得何休曰怴者狂也
齊人語此注辟病謂辟易之病即狂也惠士奇說死而
得死請爲屍謂得其屍也　案
傳明此仍舊史謂從赴之文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過我則書例時補曰注據下冬傳也疏曰紀在齊東鄭在齊西北
鄭欲如紀則直過齊何以二君並得過魯蓋齊侯出竟
西行而遂鄭伯遂與至紀途過於魯故得記之文烝案
如者朝也左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
之杜預曰外相朝皆言如案外相朝言如者略之以別
於來朝之文從內朝外之例凡
過我則有借道之禮故或得書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任叔天子之大夫補曰未知爲上爲中○巽果曰任左氏公羊作仍
孔廣森詩聲類以爲冬綅蒸三類古通用故仍亦作任
而戎拔謂之荏拔戎與葺通葺當音仍集韻戎兼入蒸
部小雅册戎爲韻邶風大雅仲任爲本句韻張壽
恭引史記索隱曰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補曰廣雅曰詮錄具也
王念孫曰詮者論之具也字亦通作誤錄者記之具也
凡言之者綴辭此錄父以使子明之亦綴辭何休所謂

許一人也武氏子雖未爵父沒爲人大夫矣不得錄父故無嫌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補曰稱君以使而所使之臣無姓氏名字是微之錄父以使子是若之其辭如此者明不正其父在子代仕也疏曰附劣苟進止是二譏而言參者善解傳言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是制其父之不肯而命苟進更又刺其君臣故曰參譏之或以爲參者交互之義不讀爲三理亦得通文烝案公羊曰父老老者致仕之謂

葬陳桓公補曰葬時正也例在成十三年傳

城祝丘譏公不脩德政苟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親自伐鄭補曰稱人者孫復以爲衆辭文烝案傳例公與諸國大夫會盟大夫悉稱人明或公會諸國卑者則同文也王與諸侯並在焉猶公會諸大夫也王與諸大夫並在焉猶公會諸卑者也今此三國稱人蓋蔡衛皆君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等爲大夫而齊人爲卑者澶淵之會晉人爲大夫而宋人爲卑者也服虔以陳亂無君而決三國皆大夫未得

稱人之旨呂大圭謂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其言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是也不言天王者趙汸曰凡言天以其無上故王不在辭端則不加天文烝案此亦所謂致恭而不顯公朝于王所亦同也以王配諡本無加稱

舉從者之辭也

使若王命諸侯伐鄭書從王命者三國也補曰疏曰纂信曰舉從者之辭謂解經稱人也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范以二者不道故為別解謂若王不親伐文烝案范是也以王文税於伐鄭之上未嘗役其事之實特其屬文為樂從者之辭謂以蔡衛陳主其事不以王主其事孫復以為不使天子首兵是矣若不欲為輿從者之辭當先言天王伐鄭而後言蔡人衛人陳人從如河陽先言王守後言劉是則以王主其事左傳稱王以諸侯言以者豈史之舊歟

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

諱自伐鄭

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

鄭姬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補曰疏曰徐邈云新鄭屬冀州案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新鄭在河南不得屬冀纂信云韓哀侯滅鄭遂都之韓故晉也本都冀州傳以當時言之遂以目鄭然則伐鄭時未有韓國何得將

後代之事以爲名韓侯從冀州都鄭亦不得謂鄭爲冀州也葢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古者天子之常居鄒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王引之曰士冠禮注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曰爲天子病矣曰公子病矣此類以由已羞之者言也曰病公子曰所以病齊侯也此類以爲人羞之者言也徐邈於襄八年傳注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於哀九年傳疏又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踣矣文烝案此言同姓之親冀州之近猶且不服以爲是天子之羞辱故號其文而諱親伐也春秋之義至是而止伐而後服在所不論若左傳所載戰于繻葛師敗王傷醜不可道矣○趙鵬飛曰親征非平世之事也武王創業則親征宣王再造則親征成康平世不聞親征有大司馬之法在也

大雩

雩者旱祭請雨之名傳例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月雩正也時雩不正也禮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其闕乃旱補曰秋不月者七月也傳例在僖十一年成七年爾雅曰舞號雩也何休曰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君荅臨碩難周禮引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吁嗟之歌祭法注曰雩之言吁嗟也賈逵服虔

杜預皆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賈又曰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何休曰不地者常地也鄭君論語注曰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說曰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故其罰常暘也何休曰旱者政敎不施之應

螽

禮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補曰劉歆說五行傳螽爲介蟲之孽何休曰蝝者煩擾之所生○撰異曰公羊作蝝後皆同亦作螽

螽蟲災也

蚣蝑之屬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釋蟲云蜤螽蚣蝑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蚣蝑也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文爾雅又有蟿螽土螽樊光云皆蚣蝑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也文烝案說文曰螽蝗也爾雅阜螽草螽析螽蟿螽土螽李巡以爲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唐石經初刻蟲上無螽字

甚則月不甚則時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經書時雩非正故不月螽災與之同不月嫌其甚而不月故發以明之文烝案螽時者亦皆七月也災在八月以後則甚七月則不甚惟文三年秋雨螽于宋甚而亦時彼以外災特志又加言雨足以別之矣此七月得雨書雩災不甚可見前發螟例此發螽例疏未得其意

冬州公如曹補曰董仲舒曰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文丞案曹小國而州朝之公非本爵明矣稱公者明其從此失國爲寄公猶郭公虞公皆生稱公也喪服經於失國者稱寄公知是古之常稱此言如下言來皆不言奔故稱公以起之左傳謂之淳于公

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補曰不書者繆例因史例也

過我也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補曰注以過我即下寔來又用何休爲下張本之說皆未分明如曹者州公本意也書於冬者是冬過我也正月又言來者以過相朝也過我當書月過相朝亦當書疏曰齊侯鄭伯如紀無寔來亦言過我者不必悉有下事此因有下事故以相發明其齊侯鄭伯直不遂過於魯不入國都故不言過寔來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

寔來者是來也補曰公羊曰猶曰是人來也何休曰不錄何等人之辭爾雅曰寔是也杜預曰寔實也案覲禮曰伯父實來鄭君注今文實作寔左傳曰發伯實來子皮實來印段實往外傳亦曰叔父使士季實來左氏書古文也杜讀從之說亦可通但今文家訓是自有所受不可輒改毛詩寔命不同傳云寔是也韓詩作實云有也此二訓之異

何謂是來

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畫是相過去朝遠補曰此注尤不可曉傳意自明也上冬傳及此傳皆與公羊同公羊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簡慢義同畫化聲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然則畫者魯人語也簡言之者謂言寔來不言朝也畫者卽下句以過相朝是也俞樾曰傳與公羊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置一辭傳又申之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於是其義明矣蓋諸侯惟過天子之國必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天子是也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而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竟遂行朝禮朝不以禮與無禮同故謂之畫我化我何休行過無禮之說必有師承又謂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則大非傳義矣文淵案俞說是也俞又謂左氏與公穀絕異今案左傳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蓋左氏讀經不審以爲上冬自州如曹今春又自曹來魯於二家言過言畫言化之旨皆不得通唯解來字亦爲來朝而不復國之說足證明公爲寄公之義並可依用其留曹留魯則無以言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撰異曰郕左氏公羊作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補曰孔穎達曰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例不書公比蒲昌閒皆舉蒐地此不言蒐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城內此亦當在城內文烝案孔言未必田獵不爲決辭準諸此傳不田明矣

大閱者何閱兵車也閱爲簡簡練補曰左傳曰簡車馬也公羊曰簡車也今本公羊車下衍徒字孔廣森曰閱義如伐閱之閱簡義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亾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磿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

脩教明諭國道也脩先王之教以明達於民治國之道補曰言此因治國之道也所以起下二句

平而脩戎事非正也郤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亾安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補曰周禮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鄭君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文烝謂因田習兵每歲四時行之因田習兵又大

加簡閲疑當如何休說以爲三年一行三年一行亦國之常史例不志今魯居三年之期不因田獵以行此禮輒於城內行之故史特志之而經因以見非正**其日**蒐閲例時補曰注因蒐以推閲也**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補曰崇重也時史見事有異故特志之又曰之君子從而取義如此**蓋以觀婦人也**補曰觀示也婦人夫人也古文孝經傳曰蓋此者辜較之辭劉炫曰辜較猶梗概也推傳此言疑夫人自桓時已與聞國政爲後來出會如師之獻桓既從妻所好他年國外簡閲或與俱行爲後來共會共如之漸茲因子同之生將及月辰故夫人不出特行事於城內以悅之耳於說似奇於情或得家鉉翁曰時當莊姜媚豔之始穀梁必有所本也

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補曰庶人稱匹夫匹偶也言其夫婦相偶耳人君而匹夫稱之爲其有匹夫之行**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補曰說文曰喜樂也憙說也顔師古曰喜下施心是好憙之意音虛記切說文又曰嗜憙欲之也太元元衡曰務則憙又曰窮無喜憙卽憙省而與喜別急就篇勉力務之必

有惠皇象不誤他本皆誤此傳音義亦虛記反板本皆不誤惟唐石經誤白虎通曰四時之田總名爲獵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提取之名也

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

淫獵謂自放恣遺失徒衆補曰是所謂凡人行也傳聞之誤遂以爲義淫公羊似此者多

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

補曰蔡自殺匹夫陳佗耳不殺陳侯

何以知其是陳君也

補曰此知字訓見問於經文何以見之

兩下相殺不道

兩大夫相殺不書春秋補曰注言兩大夫是謂卿與卿相殺傳云兩下不必兩者皆卿兩下者別乎君殺大夫及衆殺大夫之辭猶言兩臣也兩臣相殺苟非矯王命殺世子事涉重大則皆以不道爲常不道者或是經例因史例或專是經例未能定也此蔡稱人本是衆辭稱人而不言殺其大夫則雖是衆辭之例而實爲兩臣相殺之文以兩臣相殺常例不道足明陳佗爲陳君也

其不地於蔡也

補曰疏曰郝人戕繒子于繒書地今不地故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桓公嫡子莊公補曰青史氏記稱王大子生而泣繼以卜名而依內則凡子生命名皆在三月之末則此書名者史追書也不稱世子者賈逵杜預皆曰書始生也案禮士冠記曰天子

之元子猶士也天疑故志之邢公母文姜淫于齊襄疑
下無生而貴者也非公之子補曰案左傳十
入年文姜如齊齊侯逝焉彼時莊年已十三次年而郎
位人共見之無所可疑其所以疑者時謂姜氏未嫁已
亂其兄史記齊世家劉向列女傳鄭君詩箋皆有其說
此致疑之由也君子案史記既書夫人至又志子同生
使習其讀者知夫人嫁魯四年而生子中閒無如齊出
曾之事則文姜雖惡而疑可釋矣內則說大夫士生子
夫告宰名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閔
史閭史書爲二以是推諸侯之禮魯史書生必不止此
君子於此獨存之其爲以疑特志不亦明乎朱子及張
大亨高閔趙鼎程端學郝敬近儒顧棟高方苞牛遲震
洪亮吉張應昌皆發明穀梁之義而惠士奇言未嫁私
通蔽得之楊疏亦知未嫁私通乃謂此四年中齊襄仍
尙往來所以可疑不謂志以破疑反謂志以見疑誤會
傳意其言鄙倍且齊世子何嘗來魯夫人何嘗往眞無
稽之談也〇杜預曰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
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杜意聲姜爲女公母左
傳無明文聲姜又未知何年所娶左傳雖以定姒爲定
公夫人而定姒爲哀公母亦無明文亦未知何年所娶
又以傳載公衡事推之則成公非移姜所生又傳於此
云以大子生之禮舉之則如文篇不書子惡之生或是

未嘗備禮杜說未審信否依杜亦務兼通史雖唯有此文君子自取疑義明不當疑也張應昌以爲聖筆第存其舊而自別具妙義是也朱彝尊曰易華以黃易贏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肱咸史沒其文斯疑者益甚耳

時曰同乎人也

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補曰范解同乎人本左傳微舒似女亦似君之意案山海經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郭璞曰同猶通言淫之也或當依彼作解因其名同謂是姜氏同通乎人所生毛詩序曰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是當時齊魯之人有此語申上句疑字意也左傳桓公日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杜預曰謂同日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日之謹其惡補曰焚之者蓋公也不書公蓋諱之或亦與前入杞後伐邾同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

據襄元年圍宋彭城言宋補曰此當如何休據紀郱鄑郚既無伐邾文咸丘當繫邾

疾其以火攻也

不繫於國者欲使焚邑之罪與焚國同補曰注又失其解若攻不以火則直言伐邾不目咸丘矣今疾其以火攻詳其所焚之邑則略其所繫之國也凡書紀

邢鄑郚宋彭城鄭虎牢者變文也伐邑取邑滅邑悉不繫國常文也蘇轍謂邑有常處不待國別而知其說是也故不言邾由於言咸丘言咸丘則由於疾焚也經辭有體而皆相貫傳文甚齊而有所包當以此意讀之疾猶惡也何休日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杜預以咸丘爲魯地焚爲火田左傳中兵事言焚者多矣杜非也又失時月日之例

夏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據隱十一年滕薛來朝不名失國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補日注用曲禮文上句亦見襄七年二十五年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據文十二年郕伯來奔不名補日疏日郕伯與穀鄧並與常例違故據之以相決何則郕伯不言名而云來奔穀鄧書名而稱朝二者相反故特據之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待之以初也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末詳補日注待之以初用公羊也言前者嘗以諸侯之禮相接今雖失國託寄於我我猶以諸侯待之而用朝禮故言朝此史支之舊君子所取也何休日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據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寓公不繼世論其事曰獨妻得配夫

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疏曰郕伯與魯同姑故不名名以表其親言奔以明失國穀鄧與魯有好故言名以彰失國稱朝以見和親但入春秋以來無同好之事蓋春秋前有之文烝案下無秋七月冬十月者與四年同

說

桓補注三終

大千六百七十一字
小萬六千三百七十一字
用注五十七字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四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失禮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月者謹用致夫人耳禘無違禮

烝冬事也春祭曰祠薦尙韭卵夏祭曰禴薦尙麥魚秋祭曰嘗薦尙黍肫冬祭曰烝薦尙稻鴈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禘曰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名周禮公羊爾雅皆同范注約何休注文何休又曰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麥始熟可汋故曰礿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曰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杌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麷也杌實黍也敦實稻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受初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烝烝言衆也董生大恉與何氏同此古義也嘗烝二字其本義告非祭乃用其引申之義蘊其由來久也祠礿禘

祫當皆是後來之禮故特製正字葉夢得引詩那烈祖楚茨皆但言烝嘗又逸禮篇有烝嘗禮有禘于大廟禮是則時祭烝嘗爲重大祭禘其大名數○何休又論祭曰祭於宗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案國語觀射父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韋昭曰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奠

春興之志不時也

補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以爲不時而志者時祭之名亦不以夏制爲準也以春秋言之桓嘗在八月文大嘗亦然建未月也然則烝宜用戌亥月不從夏時之冬矣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皇侃以爲顏淵魯人問治魯國之法孔子舉魯舊法爲答謂田獵祭祀播種皆用夏時以行事是魯之舊也案論語下文殷路周冕韶舞皆魯國禮樂之舊皇說甚有理逸周書周月曰至於敬授民時巡将烝享猶自夏爲竊意周魯之初悉如此但後來漸有變更遂一以周時爲準隱桓之代沿用已久故田祭一

失周時則卽謂之非禮而史書於策春秋事仍本史因卽據以爲義若論禘則本魯之初制言之故不相同也依王制嘗烝皆祫祭五廟爲時祭之祫左傳亦稱烝嘗于大公之廟此不言烝于大廟十四年不言嘗于大廟者主爲烝嘗書舉祭名則義見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補曰家氏亦采也鄭君引家父釋冠禮某甫孔廣森遂以家爲且字非也疏曰何休云中大夫故不稱伯仲范意或然文烝案稱伯仲稱父益並通乎上中大夫以當時世世爲是稱毛詩序仍叔美宣王家父刺幽王孔穎達謂春秋所書別是一人猶晉之知氏世世稱伯趙氏世稱孟宋孔父之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累世同字父也又大雅宣王時有皇父小雅之皇父序爲幽王時鄭譜及箋爲厲王時之孔氏亦疑是傳世稱之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補曰公羊曰亟則黷黷則不敬何休曰黷渫黷也說文曰敬肅也釋名曰警也案敬與恭散文通對文則如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君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張栻曰心在焉謂之敬是也疏曰一失禮尙可故以不時言

之再失禮重故以不敬釋之程子曰旣烝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禮甚矣

秋伐邾 補曰亦內稱人之文

冬十月雨雪 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補曰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皆恆寒之罰也何休曰周十月夏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文烝案月者例也范引孟冬者但取下一句之事非以夏正解經十月范諸引月令皆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寰內諸侯爲天子三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補曰

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休曰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注引鄭君說天子當親迎非也下并之王后王世子王姬王人王師王室言王諸言周也若言京師后京師世子則不成辭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君也左傳稱后緡方娠自夏然矣何休曰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

其不言使爲何也

據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稱使補曰不得獨據彼當依何休云據宰周公稱使

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

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使遂之不復反命補曰娶女所以崇宗廟故曰宗廟之大事即就也就成也公羊曰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休曰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

故弗與使也

補曰去使以讓王

遂繼事之辭也

補曰疏曰依范氏略例凡有十九遂事傳亦有釋之者亦有不釋者此是例之首又天子大夫嫌與諸侯臣異故發繼事之辭文烝案遂事實有二十此所以爲繼事者來成謀即往遂趙與權曰因而成事是也

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

以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

補曰俞樾曰此故字衍文蓋涉上故字而衍文烝詳釋
此傳知經注下范所引鄭說非傳意也隱二年桓三年
傳並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彼言逆女無使道
自論諸侯之禮此祭公之來非有他事乃爲逆后使之
來傳曰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又曰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明若非成謀而卽往逆則
此事不爲失禮春秋書之嘗曰天王使祭公逆女于紀
不言王后而言女不言來不言遂而言使不卿諸侯之
禮不得有使道也范所引乃許愼五經異義及鄭君駁
語見詩大明禮記曲禮哀公問左傳此條諸正義及過
典其文互有詳略諸正義引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
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嘗親逆左氏說王者至尊
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諸侯有故
若疾病則使上大夫逆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
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親
異義所藏不稱穀梁云何固未可以公羊說爲穀梁說
也荀子曰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
無適也無妻者蓋謂稱妃不稱妻以妃之言媲妻之言
齊其義略異故也既曰無妻必無親迎之禮左氏說備
至尊無敵故不親迎者正是此意苟卿學於穀梁必不
違其師說則穀梁說必與左氏同也戴禮公羊春秋非
古義而白虎通從之鄭亦從之不如許從古爲得也例

適與敵同

休說公羊襄十五年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雖遲其本傳之傳說而義則是也詩稱文王親迎大姒考其事當在文王卽位後文王爲殷之諸侯未可據以爲天子禮毛傳亦無天子親迎之說非若造舟爲梁傳稱天子造舟皋門應門冢土傳稱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正門以致皋應美其社遂爲大社以爲因祖制而定爲王禮又非若六師及之傳稱天子六軍直以天子事追述文王也孔子對哀公稱繼先聖後者自指周公稱爲天地主者自據魯得郊天而言非謂天子有親迎禮也孔穎達於禮記左傳二疏不以鄭駁爲允其說最是啖助疑而不定而趙匡斷從不規迎之說不可易矣范引異義左氏說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此自左傳家釋稱王后之義與穀梁不同又遍與引異義左氏說公子鬻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有故而得使卿可與穀梁相補傳但桓之使鬻未聞有故經亦未嘗不譏其說不可用也祭公逆后卿亦當行杜預曰卿不書舉重略輕杜是也家鉉翁據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之以證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義不可過於穀梁

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

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或說是補曰孔廣森曰禮女未嫁而壻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遇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文烝案此稱或曰者經意既如上所說又兼見此義也襄十五年亦同公羊經師傳聞有此一說逆以爲尊義矣范據公羊故曰或說是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紀姓補曰此皆本杜預杜釋書字義本公羊與上稱王后相對爲義也逆稱王后故歸稱季姜若逆稱女已從父母辭則其歸當稱王后姜氏矣京師義在文九年傳不月者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爲之中者歸之也**中謂關與婚事補曰當讀爲之中者絕句我爲之中者則歸之也歸之者謂春秋之文書歸以歸之經仍史之舊何休曰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補曰言其者凡世子上有目君文則爲繫辭○釋異曰音

義曰射麋氏本作亦朝不言使補曰異於聘言使非正也補曰包季姬言之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補曰國語注曰伉對也左傳注曰敵也疏曰禮諸侯世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今曹伯或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云非正也案疏論諸侯適子之禮本周禮典命大戴禮朝事儀曹伯有疾何休杜預皆云爾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補曰待與止同義謂處待也直書曰朝明魯以處曹伯之禮處之又譏內也左傳曰賓之以上卿蓋失之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射姑廢曹伯之命可補曰已止也謂止不來也太平御覽引麋信注曰放逆也文孫案書康誥曰大放王命堯典及孟子言方命馬融趙岐皆曰方放也鄭君王肅讀堯典之方爲放謂放棄教命也注以廢釋放亦同以爲世子可放命非也傳言魯與曹伯既皆失正則世子可以止不來矣又言世子若止不來則嫌是違棄父命疑若未止可此句所以起下尸子語文意與莊七年則

是兩說也定十三年則是大利也正同放各本誤作故今依唐石經陸湻微旨太平御覽引及呂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程端學本義改正胡安國傳傳言方命所據亦未誤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卻曰已止也從止之止曹伯使朝正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補曰言世子止不來則合道多不以放命為嫌荀子引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唐律有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之罪注曰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並與尸子義合也可止不止明又譏世子矣程子以君病而世子出為危道經無此義然亦得包之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徐乾曰與夷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補曰疏曰案范答薄氏駁云曹伯亢諸侯之禮使世子行朝故於卒示譏則傳云正者謂正治其罪是與徐解不同而引其說者以徐說得通一家故引之范意仍與徐異或以范意權答薄氏故云譏曹伯若正說仍與徐同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桓弒逆之人出則有危故會皆月之衛侯不來無危故時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補曰內辭言弗非內辭言不經之道例何休曰弗者不之深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結日列陳則日傳例日不日疑戰也補曰注引例在莊十年傳凡不日者皆敗師日不日皆與戰同惟中國敗夷狄不論其疑戰不疑戰皆不日略之則又不月夷狄相敗皆是疑戰皆不月何休曰日合兵血刃曰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先已結期之戰補曰明從來盟之例內不言戰補曰疏曰內不言戰又發傳者公敗宋師起例之始此戰之沒公故重發例以明之言戰則敗也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補曰史本言我師敗績經改立例惟乾時仍舊文爲變例注非也春秋爲王師諱敵爲內不諱敵成元年傳有明文不言戰爲舉大隱十年傳有明文矣范於全傳多所未究又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補曰既言戰則以所不言者示義也來者接公之文明此戰是公及

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地闕補曰劉敞曰此非微者也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貶之也葉夢得從其說文烝案以瓦屋之例推之此說有理但於傳與左傳俱無徵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補曰疏曰此據晉侯殺世子不葬而發文烝案突忽更出更入不書日此危莊公葬者事近在下又非尋常小故危理易見故不須日楊氏之解葬景王已發此意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為下盟補曰說文執捕辠人也案謂拘止之注首二句本杜預祭仲名而疑於字申侯名而疑於脅古人命名不拘但據左傳或言祭仲足或言祭足足名足足公羊亦以仲為字蓋與單伯女叔同義耳疏曰有罪時若鄭詹無罪月若季孫行父文

烝案范以月爲下盟而何休云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與范異也**宋人者宋公**
也補曰能執他國權臣足明其爲宋君**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
補曰不言行人蓋非使人劉炫及襄十一年疏得之疏又引舊解以爲私罪乃以單伯儗之非也
突歸于鄭突鄭厲公昭公之弟莊公之子補曰此歸亦入也宜蒙月**曰突賤之也**補曰賤其
不正故直名猶齊小白等之國氏見嫌也本亦當言鄭突今直名者因下文鄭世子忽出奔方變文稱鄭忽以
見義若稱鄭突則上下文同故不得也辭雖與挈文類實無挈義公羊以爲挈乎祭仲非也**曰歸易**
辭也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
歸無善補曰此與衛侯衎復歸于衛皆是易辭非善辭衛侯嫌得善故謹日以明知弒此既直名以賤之言歸
無所嫌胡安國曰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也故穀梁子曰易辭也劉敞
曰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爲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范所引例在成十
六年傳**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易辭言廢立在己補曰申上也注以廢立解權

字言慶忽立突告己主之傳言權在祭仲是聖門相承說經語公羊經師習聞其言遂誤以為祭仲行權術為侈大之論與納北燕伯傳之誤正同

死君難臣道也

補曰君謂忽也宋執祭仲脅令立突是忽有難仲宜死之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補曰立惡立不正也惡祭仲故為易辭以彰仲罪劉敞駮公羊曰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適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又曰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季本曰不言自宋歸者上言宋執則突自宋歸可知文省而義自備此本趙汸說

鄭忽出奔衛

忽鄭昭公補曰爾雅曰奔走也淮南子曰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此亦宜蒙月

鄭忽者世子忽也

補曰十五年文也言非嫌

其名失國也

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補曰疏曰此年去世子書名表其失國十五年稱世子明其反正故與常例不同常例已葬未踰年宜稱子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蔡大夫名未命故不氏
折某地補曰折當云地闕內
大夫與外君可相盟會例在文二年傳范解蔡叔依杜
預為名又申之非也凡內之不氏者或不命或未命實
皆為卿傳謂之大夫而外自小國夷狄以外其直以國
氏者雖與內之不氏相當其實皆非卿傳謂之卑者皆
與其稱人之文不異特以不可不目言其人故稱名而
不稱人此蔡叔若是卑者則盟事本無須目言宜稱蔡
人若如范意以為未命之卿則恐史於外卿未服細別
傳所不言何得以柔相疑之且未命之卿絕少之事叔之
為名又未見必然蔡叔與許叔蔡季紀季同例當依陸
渚孫復為蔡侯之弟蔡季之兄經若言蔡侯之弟某則
於文不便故特稱字傳後言蔡季蔡之賁者舉季則可
見叔故此不言也外用兵膂將稱某師師皆起文以後
盟會則無此例故蔡熟齊高侯莒慶衛當速悉書於經
也疏曰不日者柔是未命大夫雖得書名仍從卑者例
也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隱
不成為君不爵大夫故
俠卒不氏今桓成為君而有未命大夫嫌有罪故明之
文烝粱大夫未命故史無氏也未命而曰大夫明亦非
卑者故不如宿盟直書其事蓏蘄卿也於隱曰不爵命
於桓曰未命其事既異傳亦各從實言之疏以此傳為

重發非也柔後不卒者何休以爲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文烝謂柔卒當在桓莊之世當是桓莊無恩禮史不記卒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郕地○撰異曰鍾公羊作童音義麋氏本亦作童音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撰異曰紀左氏作杞曲池公羊作毆蛇趙匡引汲冢紀年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補曰杜預曰燕人南燕大夫孫覺曰時北燕猶爲山戎所隔也文烝案燕稱人者從小國無大夫例左傳句瀆之丘即穀丘也論語音義穀公豆反句瀆音鉤竇皆古讀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補曰不葬者范稱變之不葬有三求諸一者而不得魯不會傳

以非徵國夷狄則魯不會葬可知矣

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撰異曰虛公羊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鄭地補曰許翰曰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 明二事皆當日也晉不正非日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同補曰疏曰決日義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其有蒙日明者則亦不兩舉故范荅薄氏云穫且之卒連於日食之下可知同日是也文丞棨玉篇決判也廣韻決斷也決日義者請日義有嫌判斷以明之與僖十六年傳決不日而月同諡再稱日是決異日之嫌是月是決同日之嫌經本相對見義皆爲特文故傳釋同也陳傅良曰於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邵寶曰史法一是卽書一是追書卽書者紀事之藏追書者承赴之體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補曰此非內卑者也不言及之者亦諱也月者爲戰日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補曰疏曰康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也言責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其言責其還與鄭戰是也言解經下日之意則非也文烝案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不言于衛知此與鄭戰明矣程端學譏傳不通文義何易其言之甚邪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補曰恥之故不復言及鄭師而加言于宋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補曰不於會上日者趙匡以爲先行會禮別日合戰衛稱侯與殺戰晉子稱人不同疏曰晉爲大國不勞自戰故貶稱人衛從齊宋之命未是大過故譏而不貶文烝案敗績義在宣十二年傳其言及者由內

及之也補曰會則外爲主戰則由內及各有其義故傳明之衞例客不言及魯雖客亦言及內卽是主不以戰之主爲主於文不得以外及內也但若內一國與外敵惟內敗有及文否則言敗某師不言及矣若內遠諸侯之師則以內及外此及鞌戰是鞌戰魯與三國皆客也艾陵仍以主及客則沒魯文矣故由內及外者亦過例也晉與秦戰必以晉及秦內晉而外秦也晉與楚戰必以晉及楚內晉而外楚也皆是例也不論主客者也

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補曰亦包鞌戰

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補曰小國無師君將稱君非君皆稱人雖以戰書不稱師也敗則舉眾爲重

其不地於紀也春秋戰無不地卽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補曰戰于紀而不地者上言會紀侯故下省其文省文者蓋變文也范疑之非也范語本何休廢疾而鄭君釋之如此見疏得在龍門得疑當作時轉寫誤也王引之曰六年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紀皆國名不得破紀爲己傳凡目魯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鄭君從公羊戰魯龍門之說以改穀梁說非也文烝案王說甚當公羊以不地爲近乎圍而何

休謂兵攻城池親戰龍門徐彥疏引春秋說董仲舒繁露亦言之左傳謂鄭不甚宋命故戰不書所戰後也其說又異趙匡孫覺胡安國詳釋經文知是齊以三國伐紀而魯與鄭救之明穀梁之說最長范注傳而反駁傳故李廉怪之矣

三月葬衛宣公 補曰劉敞曰葬自內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補曰杜預曰曹地曹與會又隱元年注曰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孔穎達曰會盟之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國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其國亦序於列舉國名以為盟地者主國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會于曹者曹亦是主例文烝案左傳曰曹人致餼哀十二年傳子服景伯曰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

無冰

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補曰疏曰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洪陰爲陽行之所致也何休注公羊亦然今范云云則非獨爲夫人也益爲桓公閒於去就不達是非外不能結奸鄰國內不能防制夫人又成亂助纂負賂廢祀以火攻人反與伐戰此等皆是不明去就政教舒緩五行傳云不哲者謂不昭哲文烝案哲字或作悊楊依鄭君作哲訓昭哲也范引五行傳本劉向劉以爲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傳例一有一亾曰有明言無者皆一亾一有可知趙汸曰常無日有常有日無孔廣森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無以取冰則春無以爲夏無以顏故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自人事目之之辭文烝案此略同趙鵬飛說

無冰時燠也

補曰疏曰舊解謂無冰書時燠煖也時字上讀爲句因卽解成元年正月公卽位二月葬宣公三月作丘甲無冰在其中不是爲無冰書月可知也此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下云無冰則正月者直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何者無冰一時之事固當不得以月書也徐邈亦然今以爲成元年傳云加之寒之辭則無冰亦當蒙月也傳云無冰時燠也者謂今所以無冰者正由時燠也於字下讀理亦足通文烝案無冰例時襄二十八年有著例成元年傳又云終時則

志舊解及徐得之成元年得蒙二月此不得蒙正月晏子春秋曰陰氷凝陽氷厚五寸者寒溫節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陰氷者不見日之氷陽氷者見日之氷王念孫校正晏子文其說如此言燠明不節矣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撰異曰禦本亦作御左氏公羊作語案越地禦兒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今作語兒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補曰疏曰重發例者前弟年來聘今禦來盟嫌不同故重發之來盟前定也補曰前定謂盟誓之言素定來者接公之文明與公盟矣不言及義在僖三年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言信在前非結於今補曰疏曰此云前定之盟不日則丙午及荀庚盟之屬是後定可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疾謂激揚之聲舒謂徐緩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委體形容色補曰國語曰目之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補日此承孔子言而進其意世近則無疑疑由遠而起故於桓篇遠日特仍闕文以示傳疑之義與五年傳言疑以傳疑爲一經通例者又略異也言哀連定言桓連隱皆便文也言夏五傳疑以例其餘明上四年七年無秋七月冬十月皆同此義而莊與桓接二十二年夏五月下無事明亦同義可知也子日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又日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日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春秋月字之闕不補秋七月冬十月之闕不補夏五月不改爲夏四月並以世遠傳疑見義此之謂也或謂此等闕文之理易知何必傳疑夫唯理所易知故傳疑之義得因以見也公羊經師失其傳授故其傳曰夏五者何無聞焉爾孔廣森以穀梁說之非公羊意也尋公羊所說蓋亦習聞隱桓遠於定哀之言而不知卽指夏五傳疑之屬故隱元年桓二年哀十四年傳並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定元年傳又曰定哀多微辭以爲昭定哀所見之世文宣成襄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所傳聞之世內大夫卒則近辭詳而遠辭略內大惡則近辭微而遠辭顯此皆屬轉附益致失本眞者也傳先釋來盟後釋夏五明來盟交與夏五相連何休以爲莅盟來盟例皆時非也莅盟來盟例不日告當書月其有不月而時者乃是同中之異

後各當文論之齊桓盟不日者皆月或閒書時其例正相似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內災例日補曰注釋御廩本杜預也何休曰御者謂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火自出燒之曰災文烝案國語曰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周禮有廩人倉人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

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以其微補曰疏引徐邈云不足志謂內災如御廩者不足志左傳司鐸火不志是也亦史例也此其志何也補曰據經而問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補曰范用鄭嗣說讀可也志為句不敬也為句疏曰徐邈云而嘗可也自可以嘗可上屬與范注違王念孫曰徐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為句實得傳意八年文十三年哀元年傳皆言志不敬也是其明證矣唯者雖之借字古二字通用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補曰危之者孔廣森以爲僖公寵其弟年之子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卒成篡弑戕致奪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補曰何休曰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文烝案舊史大國奔皆日小國皆月**譏奪正也**禮諸侯不生名今名突以譏之補曰所謂惡也突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補曰汪克寬曰前先書突歸繼書忽奔此先書突奔繼書忽歸突與忽之强弱見矣文烝案此蒙上月左傳曰六月乙亥昭公入左氏別有所據未可用也諸侯出奔歸國入國例月見執歸國例時說見僖三十年注舊史大國出奔歸入者皆日**反正也**補曰疏曰釋其稱世子也孫復曰鄉曰忽今曰世子忽明忽世嫡當嗣也崔子方曰忽未踰年而失國不成爲君故其復歸曰鄭世子且見當立也文烝案復歸義在僖二十八年傳言復者明其實已爲君宜有國也言世子言復足知上傳稱鄭忽非嫌矣左氏載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子稱衛侯而父稱衛世子蒯聵據實爲辭與此有合言入不言復入不言歸以蒯聵未嘗一日立乎其位又不宜有國也其義亦當

許叔入于許補曰此在時例**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傳例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泰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許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叔歸同之惡入補曰言貴者解稱叔義也案左傳隱十一年魯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許叔居許東偏叔者杜預以爲莊公之弟故爲貴經欲顯其爲貴又不得以弟爲文故稱叔叔本宜立乃遲之十有五年閒鄭之亂以入于許故日歸之道非所以歸歎助曰字之善興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歎之二語傳得包之入例在莊六年傳注引例在莊九年傳

公會齊侯于蒿補曰此又蒙上月○撰異曰蒿左氏作艾公羊作鄗陸淳孫覺皆從穀梁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補曰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董仲舒說之曰爲其天王朋而相朝聘也與何氏說異劉敞劉絢家鉉翁皆從董說案襄元年一朝二聘別無異文者從此可知成五年蟲牢之盟亦同其例杜預則以爲彼朝聘皆未聞喪於莊生此言殆皆無以相難今以繁露未必廣川本書而卲公注多依胡毋生條例姑兩存焉若胡安國謂天王

崩而相率朝弒君之賊合兩說爲一轉非說經之法胡書往往如此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補曰杜預曰櫟鄭別都疏曰案齊小白入于齊傳曰以惡曰入衛侯朔入于衛傳曰入者內弗受也蓋舊爲國君而入者則是內不受若衛侯朔鄭伯突是也公子不正取國者則是以惡若許叔齊小白是也但舊無此解不敢輒定或傳文互舉之其實不異文烝案互舉之說是也嘗爲君不言復入者未入國都不得言復名者惡也月者入國例○上書忽歸請之鄭世子此書突入謂之鄭伯自後雖莊四年遇垂一見鄭伯又十年而有鄭之會俞樾曰春秋若日當有鄭國者忽也終有鄭國者突也文烝案左傳下十七年十月辛卯高渠彌弒忽而子亹立十八年七月戊戌齊殺子亹而子儀立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傳瑕弒子儀而突復立毛詩序亦云公子五爭春秋悉不志何也葉夢得曰鄭亂不以告則魯不得書於策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備於史而著其八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李光地曰魯桓黨於突當時鄭通赴告突也非忽亹儀也文烝謂突自櫟入于鄭不書亦不告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宋地○撰異曰公羊宋

上有齊侯褻作侈案說文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移**地而後伐疑辭也**補曰錄上會地於伐上是還延不進之辭故曰疑不辭**非其疑也**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補曰注非也左氏以爲謀伐鄭將納厲公傳意亦如是言疑者諸侯亦知忽之當立而岐意於突卒助突也胡安國曰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補曰此本杜預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爲得全歸故致之補曰疏曰公與諸侯此年爲突伐鄭前年雖爲忽討突疑而不用心亦是其助故云再助范荅薄氏駮云明桓伐突非本心故言再助是也范必知前年爲忽伐鄭而此年爲突伐鄭者以前年責

其疑若是伐嫡而疑則不足可責明是爲忽討突也此年傳云危之若是助嫡則不須云危故知是助突討忽也文烝案上伐亦是助突范言再助是也答薄駁及疏說非也危致者阻兵弗戢以纂助纂齊禍將發其危甚也唐不月此月者唐從凡以地致之例致之已是危之此從凡致伐之例不月爲平文加月爲危也異事異例故各發傳致月例在莊二十三年傳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補曰召而不往是其惡也公羊亦有其事而左傳無之蓋隱桓莊閔之篇左氏所據史書多殘闕有得之傳聞者有采用雜史者程子曰朔搆急壽二兄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天子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趙汸曰時衛立公子黔牟而後來王人救衛朔入于衛放黔牟于周則黔牟之立蓋天子之命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補曰下有郰

通志堂 紫會本 嵗書 字

戰渝盟依暨盟公子結盟之例則當去日因下趡盟不去日故亦存日以明同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趡魯地補曰不以秋伐渝盟去日者魯渝邾盟遠則不日近則日近則惡易見不假去日文得相變也此與何繹同襄二十年盟澶淵亦其比矣儀父稱字者重邾與魯之好故褒之與昧同義於盟既貴其親魯於朝必不責其事桓前朝自當依董生說○撰異曰公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補正左氏作公會左傳直言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郋 補曰左傳曰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預曰奚魯地○撰異曰公羊無夏左氏唐石經亦無夏惟穀梁唐石經有夏嚴可均曰孔穎達左傳序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則孔所見本無夏字文烝案陸淳孫覺皆曰左氏公羊無夏字蘇轍本葉夢得本張洽本皆無夏字呂本中黃震皆曰穀梁有夏字段玉裁見淳化本左氏亦無夏字郋左氏公羊作奚張壽恭曰說文郋汝南召陵里从邑自聲讀若奚凡說文讀若之字皆可通假穀梁蓋假郋為奚後人少識郋字以其與鄭相似故誤為郎耳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敗恥大戰恥小補曰重發傳者彼與所與

伐者戰此直稱及以戰嫌有異也

不言其人以吾敗也

言人則微者敗於微者其恥又甚故言師

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及當有人公親帥之恥大不可言補曰此傳與戰升陘傳全同不言其人四句又與來戰于郎傳此三傳皆同來戰無及文故以不言及爲諱此及升陘並有及文故以不言及之者爲諱不言及之者即是不言其人下二句即申上二句注非也帥之及之者亦非必公也傳重發之者彼不言及此不言及之者嫌有異也○桓賊也故無怨辭桓君也故有諱義子曰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伯御之誅死也不作謚不序昭穆而其稱公紀年以書事則十一年矣設以君子脩之亦若是而已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補曰蔡季杜預以爲郎獻武也非出奔歸非篡月者爲下葬日

蔡季蔡之貴者也

補曰亦解稱季義也季者何休杜預並以爲桓侯之弟桓侯之弟故爲貴桓已卒不得以弟爲文故稱季也前十一年之蔡叔當爲季兄叔蔡先桓侯卒故是時季立得爲正

自陳

陳有奉焉爾

陳以力助補曰公羊例曰有力力焉者也

癸巳葬蔡桓侯

徐邈曰葬者臣子之事故書葬告以公配謚此稱侯蓋蔡臣子失禮故即其所稱以示過補曰劉歆賈逵許叔說左氏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杜預曰史書謬誤也二說最爲近之何休亦以抑桓稱侯爲尊臣子辭而其所據爲說者則不可用徐注謂卽其所稱以示過此不合事實史記蔡世家蔡諸君自宮侯而下皆以侯配謚無稱公者前此宣公考父亦稱宜侯後此文公申侯而下皆稱侯左傳有哀侯穆侯文侯景侯靈侯平侯昭侯皆不稱公哭助又舉世本爲謚然則蔡臣子恐自稱侯春秋何獨於桓侯仍其本稱知徐爲不然矣孔廣森曰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謚本周之傳制若魯考公楊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題篇則亦有謚配本爵者文烝案晉未爲曲沃時皆稱某侯此等先儒多已言之竊意謚以公配亦不祡人配以本爵者周制之便俗也雖以本爵配而春秋必稱公者本爵之守禮也此葬蔡桓侯若是史文當如仕說若是經意當如劉賈許說今未敢定焉又考周初諸侯猶多沿殷舊制不可繩以正典周公曰周文公而魯公不見其謚齊大公亦無謚丁公乙公癸公皆非謚也杞之東樓公西樓公題公謀娶公亦非謚也衛曰

康叔康伯宋曰微子微仲蔡曰蔡仲蔡伯曹曰曹叔晉
曰唐叔唯微子乃舊稱餘皆以字繫地繫國也晉侯燮
宋公稽不見他稱許文叔歸以字配諡德男至康男五
世乃多配以本爵衛孝伯至貞伯五世曹大伯至惠伯
八世世多以字配諡也此葬爲危文
者季自外歸以貴嗣位有危道焉

及宋人衛人伐邾補曰及者內卑者也猶稱人也許翰曰
正月與齊爲黃之盟五月戰焉二月與
邾爲進之盟八月伐之詩曰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盡朔
一日至明日
乃食是月二日食也補曰貲亦是月朔食日官日
御失厤以爲二日故不言日而言朔所以正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補曰
此與元年之治桓以終始終相對傳於日
彼言之此從可知也宜元年之王與他公一例與桓不
同故其兢年無王同於隱莊與夷之弒終生之卒則皆
春月第一事所以與
隱莊宣之燒不同也

公會齊侯于灤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灤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
灤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遂繼事之辭他皆放此

補曰濼齊魯閒水名注故曰遂以上皆本杜預其實夫人亦行會禮也如亦并蒙月○撰異曰公下各本衍與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與字段玉裁曰左經疑俗人增之春秋書及書暨未有書與者傳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夫人偕行書例也左傳記其始謀曰將與姜氏如齊記其實事曰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至聖人筆之曰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不言及何注云明遂在夫人也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據夫人實在當言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濼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令書遂如齊欲錄其致變之由故不可以不書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補曰傳解會不言及夫人因以見如齊不言及之義夫人會如皆非禮此處皆未暇論之夫人如者父不在而歸寧也公如者朝也左傳魯人告齊曰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行朝禮可知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魯公薨正與不正皆日所以別內外也補曰夫人從君亦皆日定元年傳曰內之大事日

其地於外也補曰疏曰據隱閔不地故決之文烝案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則皆地重其異常故譏之也外謂竟外若國都之外

薨稱

公舉上也公五等之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案此卽傳所謂緩辭也又曰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補曰公夫人葬亦並日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補曰疏曰公者臣子之稱也我君者接及舉國上下之辭文烝案注疏以上下爲臣民非也臣民正皆稱公耳廣雅曰接合也上下謂五等爵也公爲五等之上君則合上下稱之於薨尊舉其上稱於葬兼舉其合上下之稱四句意相貫何休曰以公配謚者終有臣子之辭加我君者錄內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據隱公不書葬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讎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卽而恕

之以申臣子之恩補曰于是於此時也後不復讐而釋怨乃刺之譏以爲公雖不能報理當絕交明其當恆以討爲念而此時則姑不責其討蘇軾謂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胡安國謂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正此之類申臣子之恩者謂不奪其葬也

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補曰注首句之及大行二句遇周書謚法文也案此傳二句當以表記二句證之人兼有衆善者取其大善一字爲謚即善惡相雜苟不至純惡無善者亦以其善取一字爲謚然則惡謚如幽厲者蓋有所不得已故曰謚所以成德而表記曰節以壹惠也周書謚法爲字無多論語所論兩人知同謚亦容異行而昭穆世近則謚必不同於此無以通之推其本意特因既葬之後人事卒而鬼事始舊名將諱則新名宜尊故別易一字爲名以相加崇而其中又因有所取義耳故曰於卒事乎加之而表記曰謚以尊名也爾雅加崇重也崇高也充也內則注加猶高也國語注加猶上也以此意讀傳則也字矣字皆有意理而此禮亦通矣白

虎通據葬定公文明祖葬而有謚**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殺補曰疏曰此復發傳者隱表會戎之以危此明桓見殺之事故重發之○家鉉翁曰是歲由正月迄歲終惟書魯桓所以死不問以他事於此見聖人之經爲誅亂賊而作察家氏論經多如此謂隱四年所書皆衛事莊九年所書皆齊事僖二十八年所書皆晉事昭八年所書皆陳事以爲春秋非史也史者備記當時事春秋主乎垂法多所不書又謂春秋始於誅魯之亂賊而終於齊陳恆弒君之年其說皆未必然姑記於此

桓補注四終

大千六百六十字
小萬四千百五十五字
眉注廿二字